

淮盐重要历史遗存——古海陵仓考*

吴克嘉

(泰州市盐务局,江苏泰州 225300)

摘要:古代泰州淮南大盐场地处江海流域,两淮中部,滨江临海,700余里广袤的滩涂资源,又有得天独厚舟楫之利。公元前195年,吴王刘濞在此开山铸钱,煮海为盐,由扬州茱萸湾开运盐河东通海陵仓专事运盐。汉、唐、宋年间史籍、文学著作中经常出现“海陵仓”一词,对此史学界一直颇多争议。从多角度、多侧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当时当地的自然现象、历史背景,展示出这里两千多年前从海陵仓形成以来淮盐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吴王濞;海陵仓;淮盐发源地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6)04-0001-05

古城泰州,自有建制以来,始称海陵。海陵县的前身,据史料记载称太仓。汉书曰:吴有海陵之仓,仓为吴王濞所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云:夫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即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春申、刘濞连续不断地在东南沿海“煮海水为盐”。司马迁还在《吴王濞列传》中记载:会孝惠,高后时(公元前194-187年)濞(立国广陵)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这段历史追溯来已是公元前195年的事情了。这清楚地说明,在2200年前,吴王濞为了他强国和谋反的目的,在前面几代君王东煮海水为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在六合治山(大、小铜山)和泰州沿海的淮南地区开发山海矿藏。为了尽快扩大淮盐生产力,吴王濞下令开挖邗沟支道,由扬州茱萸湾东通海陵仓及蟠溪一带盐场,专事运盐。

古泰州淮南地区,广袤千里的滩涂资源十分丰富。据《江苏省志·盐业志》“地理环境与资源”中所说,全国海岸线18000公里,江苏海岸线954公里,占总长度的5.3%。江苏境内的滩涂资源却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其中大部分在古泰州淮南大盐场辖区内。《汉书·地理志》“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对以上记载用今天的眼光,整合有关部门的考证,应当是泛指准东地区的海

陵蟠溪地盐产和今六合县境内古代大小铜山。

历史的记载,往往越是久远,越是简略,令今人头疼不已。今泰州海陵区东北不到10公里的叶甸乡仓场村,有一处“古海陵仓遗址”碑,碑立在“太古庙”中。有关海陵仓的记载,除后汉书寥寥数笔的记载外,人们引用最多的即是吴王濞的文学侍从枚乘《谏吴王书》中: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以及《汉书》颜师古注:臣瓚曰:海陵,县名也,有吴大仓。宋代泰州知州晁说之(1059-1129)在《海陵书事》中:九死性命存,乃到海陵仓,海陵何所有?麋鹿昼夜行;多仓多麋鹿,今也恨难亡。陆游(1125-1210)《送王仲言倅泰州》“豹尾属车留不住,却寻陈迹海陵仓”^[1]。由此我市史学界普遍认为,泰州古太仓即为吴王濞贮粮仓之所在地。对此笔者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多年来与有关同仁颇有争议,今以小巫见大巫,谈谈本人对海陵仓历史认识的几点看法。

一、对现叶甸仓场庄周边环境及相关问题的看法

我们现在看到的“古海陵仓遗址”是泰州东北郊里下河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据了解,该村文革前有一祖师庙,今已不存,在现在经过修复的

* 收稿日期:2005-11-12

作者简介:吴克嘉(1951-),男,江苏泰州人,江苏省泰州市盐务局工作,研究方向:海盐文化研究。

“太古庙”天井内一块“古海陵仓遗址”碑，横卧在庙内东南角，书法字体为六分半书。据传为清代郑板桥所写（郑板桥的祖籍及墓葬地距仓场庄不到10公里处的兴化市大垛镇）。碑的背面，由原泰县文管部门于1982年撰写的碑文：古临海，夏商属扬州，春秋属吴，战国属越、楚，称海阳。秦属东海郡。汉元狩六年（前117年）置海陵县，邑中盛产稻谷。汉书载：吴有海陵之仓，仓为吴王刘濞所建。

古海陵仓作为泰州历史上的一处重要遗迹，从现在的外部情况来看，并无高出周边环境的地势。从这里向北不到一里地，即是兴化周庄原坂仑乡（近年乡镇合并时撤销），再向北到茅山镇，昭阳镇。古代这里曾是沿海产盐的集中地和连成片广袤的芦苇滩。明史记载：兴化盐场古代称招远场，明代设宁乡巡司。兴化市博物馆张丛义等于2002年7月曾在兴化日报及《中国盐业信息》披露：兴化发现北宋石质盐务关卡遗存的信息。并在“兴化盐文化寻踪”一文中引据经典，描绘出兴化古代盐业生产的盛况。

往前溯源兴化历史，唐宋年间，淮南大盐场产盐主要地区均集中在兴化境内。现兴化昌荣（唐子）镇东路河北岸有一傅家村，蒿坡祠畔建有一座寄奴园，中塑南朝时期开国皇帝刘裕神像用以纪念这位创庙人。据传，1600年前，这里只是一处盐场荒舍。刘裕（公元363—422年）字德舆，又名寄奴。刘裕家道中落后为生活所迫，冒险来到江北海陵贩运私盐，常年奔波于海陵所辖兴化唐子、大丰草埭一带，并常寄宿于一老妇好婆婆家，长期得其恩赐，永世难忘。刘裕得天下后便数遣使者赴海陵寻找好婆婆，知好婆婆早逝，盐场荒漠，昔年茅檐矮墙处，唯见青蒿一坡。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下诏，在原处敕建蒿坡庙一座，以怀念这位睿智仁厚而富菩萨心肠的好婆婆。

吴王濞花大力气开挖长达150余华里的运盐河是为了扩大海盐生产，快速敛财，苦心经营40年（前194—154）。当初盐的年产量达到何种程度，运输盛况，经营状况，史学家们都未能予以记载，因为什么，因为“败则为寇”，谁还肯为一个历史的叛逆、一个罪人歌功颂德，这不能不说是淮盐历史的一段无法弥补的遗憾。

元末明初，公元1365年，当时辖地泰州白驹场的盐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占据泰州，在现泰州城北筑新城抗御朱元璋。其部将夏思恭（仓场庄

人），在他家乡所在地建大型蓉谷场及军粮供应处。现仓场庄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名为糠爿街。据当时人讲：此街道的下面原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道，当时蓉谷场和大型军粮供应处建在这里时，大量堆积的稻糠把这条河道填平。原生产队的老支书亲自用锹向地下挖出由稻糠腐烂后呈乌黑松软的泥土向我们展示这段历史。

在仓场庄太古庙内现有一座当初夏思恭在此建蓉谷场办公时留下的古建筑遗存。这是一座并不起眼的三间平房。其与众不同之处，这是一座六架椽屋的厅屋，所用木料粗大且工艺结构与现代做法有明显不同。其梁柱已全部由红漆所掩盖，我们虽然一时还无法确认当地人所说的主体木料为全楠木结构。据泰州文博副研究员黄炳煜先生及江苏省古建筑专家戚德耀先生在现场考证，该建筑完全具备明代早期建筑的诸多特征。可以认定其为元末明初张士诚在此建蓉谷场时办公场所的建筑遗存及目前泰州四市两区已发现的古建筑遗存中年代最久远的一处。由此可见，元末明初，古泰州大盐场历经一千五百余年的盐业生产，因黄河夺淮所造成的海势东移百余里，沧海桑田，早已使这里由大量的盐亭、灶地演变成为里下河地区的米粮仓。

二、史籍资料的记载印证古泰州盐业生产曾经的辉煌

“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泰州是一个有着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城市，是江苏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代泰州一直是淮南盐的主要产地，是一个盐业生产历史悠久，盐税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城市。

以泰州为中心的淮南大盐场，原本是两淮盐业的集中产地。公元前154年，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发动了七国之乱，其主要根源之一就在于刘濞在其封地内广袤的沿海滩涂之地煮海为盐，以“二十倍于民”的价格销入周边不产盐的国家，积累了托天的财富，自以为具备了与汉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实力，才敢于起兵造反。汉至唐宋间，泰州地区所产盐一直史称“吴盐”。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海陵县曾易名吴陵县，以县置吴州。唐代诗圣李白、杜甫和白居易当时曾对泰州淮南地区“吴盐”产量之巨，行销之广，质量之优的盛名给予很多溢美之词。李白在一首《梁园吟》中写到：“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

雪。”诗人杜甫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四川苧麻与淮南吴盐互为流通的情景有过多次描述:“吴盐胜雪”。“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杜甫《夔州歌》:“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据考证,诗人白居易也曾到过泰州和扬州,写下《红粟香》和《盐商妇》两篇诗词。

两淮盐业,源远流长。古海陵县当时的地理环境处于长江尾间,淮河下游,滨江临海,广袤数百公里的海滩遍布芦苇,滩涂资源占全国滩涂资源的四分之一^[2]。这里有纵横交错的河道沟渠,所形成得天独厚的舟楫之利。先民们祖祖辈辈总结出成熟的海水煎盐工艺技术。两汉以降,古海陵县辖地一直非常广阔,据吴子辉先生《扬州建置笔谈》:“海陵,本来地傍海滨,东南两面皆为海岸,战国时古人称这一地谓之海阳。随着海岸线向东南两面的延伸,人们不断开发,人口增加,而从广陵迤东直至大海,无县制,到项楚时,已有设县治理的需要,因而在海旁冈陵之地设置海陵县。吴王刘濞是在已有海陵县的基础上煮海为盐而建立海陵仓的。”^[3]唐代安史之乱后,国家经济中心东移,朝廷急需的财政税赋严重短缺,当时的理财家第五琦向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方今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他所说的江淮财赋主要是指以泰州淮南大盐场为中心的盐场盐利。鲁肃宗乾元元年(758),朝廷委派第五琦到扬州就任盐铁使,全面负责重振盐业。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刘晏掌盐政自宝应元年至大历末年(公元762-779)计18年。盐税岁入始为40万缗,终为600万缗,即18年盐利增长14倍。泰州地区作为全国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兼岁入财政银两最多的优势,又一次步入快速成长的阶段。唐玄宗开元六年(713年)唐王朝恢复盐税制度,在全国产盐区设十大盐监,当时海陵监盐产量位居十大盐监之首,从而奠定了泰州淮南大盐场在全国食盐生产的主要地位。南唐升元初(公元937年),因盐税丰盛,海陵县升格为泰州。当时的泰州知州兼盐铁两监都院使褚仁规撰写的泰州《重展筑子城记》碑文中即有:“光数百载之兹基,地利显分,富一千里之黔庶,咸饘贍溢,职赋殷繁,可谓水陆要津,咽喉剧郡,以兹升建,为属勋贤。”

《资治通鉴》卷二九四《后周纪五》中曾记录,南唐想得到海陵监,以便筹措军饷,后周没有答应,于是“诏岁支盐三十万斛给江南”,所俘获江南士卒,稍稍归之。当时海陵监年产食盐达六十

万斛之巨。

宋代,古泰州大盐场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而当时的盐法更为苛急,泰州食盐生产的畸形发展以致达到顶峰。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兴末年(1162年)淮南东路泰州一州之盐赋已超过唐时全国盐赋总数。南宋时期,为保护朝廷盐税来源的命根子,曾把泰州作为淮南重镇,修筑泰州城墙,抵抗金兵侵犯。为筹措大规模建造城池所需的银两。南宋开禧二年(1206)从提价的官制盐袋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用于修筑砖砌的泰州城墙,历经700多年,至民国二十六年才拆除。2006年初泰州日报披露,泰州市有关部门在市区东南角,原望海楼遗址动工复建望海楼,挖出一段宋代城墙墙脚,印证了这段历史。

2002年泰州市城建部门在原明代税务桥东建“古税务街”牌坊和“古税务桥遗址”碑,在牌坊右侧的楹联上书写“溯唐宋赋源,盐税曾居天下半”,所讲大致就是这段时间的盐税历史。

延续至明清时代,江苏淮盐产区逐渐演变为两淮盐业三分司。江苏省志·盐业志根据《两淮盐法志》有关资料曾列表;清代嘉庆七年至宣统三年110年间的四次统计,两淮共产盐84.6万吨,其中泰州分司产盐59.4万吨,占同期两淮总产量的58%。又据省盐业志统计,光绪十七年两淮盐场课税白银8.4万两,其中海州分司、通州分司和泰州分司分别占14%,24.5%和61.4%^{[2]95}。

三、古海陵仓历史考辨

古海陵县何时设县,未见史籍记载。据《汉书·地理志》: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设置临淮郡,下辖29县,文字中第一次出现海陵县,其下注“有江海会祠”,江海会祠的出现是泰州先民从长江走向大海的一处标志性建筑,虽然我们无从知道在2100年前的江海会祠中供奉的是哪路神仙,但我们可以想象,这座标志建筑的出现是先民们对开发江海流域的一种企盼。

古海陵仓遗存,现属地叶甸乡仓场,又称仓西村,周边有仓东、仓北、仓南村,附近的地名中今尚有管王村、官场村等村名,一条古盐运卢汀河蜿蜒流向东北东台西溪,大丰草堰方向而去。

西汉王莽曾篡夺汉室王位,为体现其朝代的更改,曾在公元9-24年将海陵县更名为亭间,属淮平郡。亭间又可解释为制盐场所的直接称呼,似乎这里就仅仅是一处大盐场,以此最能体现古

海陵县地域的特点。

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吴王濞盗铸钱，煮海为盐”曾引来盐史学界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吴王濞开山铸钱处在徐州的铜山县，因为那里有铜矿。煮海为盐处乃浙江海盐县，因为那里至今还在生产海盐。为此当有几方面问题值得商榷。

其一，据《汉书·地理志》汉代海盐主要产地19处，有海阳县。史籍记载泰州最早的地名为海阳。西周，海阳地属邗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3年越并吴，海阳地属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楚并吞越，海阳地属楚。汉初，改称海阳为海陵，取“傍海而高，为海诸之陵”之意，公元前195年吴王濞看到海陵蟠溪地已颇具规模的海盐生产，下令开挖由茱萸湾东通海陵仓长达150余华里的运盐河，专事运盐。《汉书·地理志》所记载当时在全国35处产盐地设立盐官，未有海陵县，海阳后经有关学者考证海阳地属辽西郡，是因为汉代全国出现过两处海阳地名，还是其它原因。当存疑。

三国时代，淮南地区成为吴、魏争夺的主战场，人们流离失所，这里久无官府治理，一度成为渺无人烟的空旷地带。三国归于晋，全国统一。随着晋室南迁，北方的士族及庶民大批流徙南方，大多相聚而居。东晋朝廷为了安抚和管理这些流民，保留他们的籍贯，用他们在北方居住地的名称设置郡县，称为侨置郡县。“侨置”成为东晋王朝在建置上的一大特色。当时广陵郡境内侨置郡有二，即辽西郡，北济阴郡，侨置县有11处^{[3]112}。

其二，《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东部都尉治，莽曰盐官”，“莽曰有盐亭”《史记·吴王濞列传》说吴王刘濞“煮海水为盐”致“国用富饶”。《货殖列传》也说“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今扬州）有海水之饶。”《后汉书·马援传》：“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也是说广陵有盐官。这里所说的广陵（产盐地）盐官当实指泰州地区的盐官。

江苏境内海岸线，地势平坦，这里淤沙成陆的滩涂和芦苇资源十分丰富。明清之际，淮河屡遭黄河改道的侵扰，至今每年仍以约2万亩的速度在向东淤长。从“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千余年来，江淮流域以东沿海地区海势东移的成陆演变过程。从我国历史上淮盐管理的基本情况来看，盐业生产一直都是有着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这些

管理制度包括：（在官府的严密监控下）就地生产，就地收购，贮存。再者对大规模集中调运，（非官船装运盐，一律视为私盐）包装形制、拆封、包装回收、销毁及行盐区域等环节的管理都非常严格。

《汉书》中颜师古注：臣瓚曰：“海陵，县名也，有吴大仓”之语，“吴大仓”可以理解为大粮仓，或为盐仓，亦或综合性大型仓库，对此问题的看法，江苏省考古学会周解冰老先生认为：“古海陵仓”并非是指某一特定场所，他认为“古海陵仓”是一个泛称，即广泛的称呼。周老还认为：转粟西向，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并非指某一粮仓可以和海陵仓相比，汉武帝时河东郡太守番系，他认为当时每年从山东地区往京城长安运粮一百多万石，经过底柱险流，损失很大，建议引汾水和黄河水灌溉皮氏、汾阳、蒲坂一带农田，每年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史记·平淮书）。枚乘在汉中央政府时，当时作为吴王濞的侍从，实际上兼有辅政、议政的职责，在其谏书中多次以比喻的手法向吴王濞进言。汉代汉宣帝时（约公元前70年）根据盐铁会议的记录，由桓宽撰写的《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前四十一篇写的是《盐铁会议》上的辩论，相当于会议发言记要，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盐铁专营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当时国家政权是何等的重要，桓宽在文中说到：西汉时我国东部沿海有许多盐场，大多有上千人。汉武帝时的制盐方法古籍资料中记载颇多，均以煮盐法一统天下。东晋郭璞（公元276-324年）《盐池赋》序中说：吴郡，沿海之滨，有盐田，相望皆赤卤（赤通斥。斥卤，亦指咸地）。

汉景帝时（前154年）由于吴王濞谋反。江淮大乱，人口骤减，汉武帝为了发展海盐生产，同时为了解决百越族问题，曾先后于建元三年（前138年）从欧越（今浙江温州一带），元封元年（前110年）从东越（今福建闽侯县地）将那里数万渔民分两次移民到江淮来，以恢复和发展江淮地的盐业生产。从时间上来看，这两次大规模移民分别是七国之乱后的十六年和四十四年，据推测，若不是淮南地区因为某一特定因素和某一重要工程的急需，很难使汉中央政府如此兴师动众搞大规模移民。

综合各个方面情况来看：一是关于古海陵仓在汉至宋代以来的众多史料和诗文中都有过记载，有很高的知名度。二是古海陵仓最早的出现

是吴王渰花大气力开挖东西走向的黄金水道运盐河(也称吴王沟)前后的事,距海陵县的出现早了80年,这里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人口繁密之地,就地集中大批量收购、贮存食盐是不得已的事情。相反,现在这里地势低矮平坦,估计两千多年前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建仓贮盐,及时收购散落在滩涂之地各灶户、亭间的食盐强化管束以便集中待运倒是符合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建大粮仓诸多客观条件都不具备。三是古泰州早在宋代就

有邻近东海的说法,这里曾经出现的望海楼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泰州市有关部门已于2006年2月起动工复建这一重要历史遗迹),再往前推一千年,离海就更近了。

当初这里,广阔的沿海滩涂,盐灶密布,大量的盐亭、灶地生产出数量很大的食盐,需要相应数量的芦草资源才能满足巨量的食盐生产需要,相反这里经常的海潮侵扰,咸湿的盐碱地中出现大片粮田实在难以想象。

参考文献:

- [1] 王长发. 古诗咏泰州[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48.
- [2] 相恒伯. 江苏省志·盐业志[M]. 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97:6.
- [3] 吴子辉. 扬州建制笔谈[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95.

The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Hailing Cang

WU Ke-jia

(Taizhou Municipal Bureau of Salt, Jiangsu Taizhou 225300, China)

Abstract: The South Huai Salt Field of ancient Taizhou is located in the drainage area of Changjiang River and East sea, se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Huai area. There are plenty of beach source that can be used to produce salt. The river traffic condition was also convenient. In BC 195, the king of Wu country, named Liubi, manufactured coin and distilled salt from the seawater in Taizhou. He also built the salt transport channel from Zhuyu bay of Yangzhou to Hailing Cang. The word of "Hailing Cang" can often be found in history record of Ha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hich results in argument in the historiography fiel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e phenomena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at time from many aspects and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uai salt from 2000 years ago.

Keywords: The king of Wu; Hailing Cang; the cradle of Huai Salt